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
第九卷 大言炎炎賣國奴出丑 小心翼翼偽君子升官

話說巫山縣縣丞夏婆老翁，聽那婦人說：「都是這兩個男人不好。」便怒吼吼的指著那兩個男子道：「我大老爺早想在心裡了。自然是你們兩個混帳行子的不好。還不好好兒的供上來呢！」只見那三十六七歲的那個男子跪上一步，供道：「生員……」

夏老翁指著道：「嘖嘖！你這混帳行子！怎見得是生員？決計是游供。」驀地喊一來：「來！」眾差役答應著：「者！」夏老翁道：「攆下去打一十大巴掌！」那男子道：「老父台，打不得！生員委實是本縣秀才，老父台不信，可以到學裡去查的。」夏老翁道：「你又不說名兒、姓兒，叫我怎地查呢？顯見是個刁徒，既是秀才，何不把名字先說來呢？」那男子便道：「生員姓魏，名丹仁，祖貫巫山縣人。往北門外百鳥街。髮妻何氏，死了五七年了。去年方娶得這個朱氏做填房。」

夏老翁沉吟一會兒，向那婦人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小婦人便是朱氏。」夏老翁蹙了蹙眉頭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又朝著魏秀才問道：「你們既是夫妻倆口，半夜三更吵什麼嘴？我大老爺明白了，總是你們秀才家不上進，半夜裡麻煩老婆，所以老婆厭了，惱起來哩。你就是真的秀才，我也打得你手心。來！給我戒責五十下。」

魏秀才慌道：「父台……公祖……大老爺，生員還有下情上告。」夏老翁道：「打了再說。」魏秀才央告道：「全生員體面。」夏老翁笑道：「打手心，沒有什麼不體面呀！」說著又瞧瞧那朱氏道：「且看你的分上，暫且權寄下責打罷。」魏秀才磕了一個頭道：「生員的繼妻朱氏，本是規規矩矩人家的女兒，並且他父親是中過副榜的……」夏老翁道：「嗚呼！可是朱玉春，朱老先生的令媛嗎？」魏秀才道：「是。」夏老翁道：「本大老爺在紳士當中，只有和這位老先生說得來。」點了點頭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終不讓他的令媛吃虧，臉上過不去。幸而頭裡先同他的令媛千金客氣，沒有啣喝著。所以大凡在婦女分上送些兒情，俗名叫做『魔子』，到底便宜哇！」想罷，臉上又堆上了好些得色。只見魏秀才又道：「只為家裡人少屋多，分幾間屋子出來，招個房客來住，收兩個租錢貼補用度。是這位劉夢花來借房子。據他說是什麼學校裡當洋文教習的。」

夏老翁瞧瞧那個同朱氏差不多年紀的那個男子道：「倒是個洋文教習。我最不高興這種人。想當初本憲做秀才時，未曾出仕的當兒，在家教館，聚了二三十個生徒，『詩云、子曰』叫喊一年，摸不了一百吊錢。如今這種一字不識橫划，但懂了幾句『愛其西帝愛夫屁』這麼的怪話，一個生徒，一個月要交給他三元洋錢！三元洋錢，值得四吊錢還要多些！一年一十二個月，四是四十，二四得八吊，一年四十八吊錢一個；十個就是四百八十吊；二十個直是九百六十吊錢。差不多上千吊一年的出息嗎！我們教中國書，十年窗下，吃盡苦頭，還夠不上他們教外國書的十分之一呢，所以我頂不服就是這種人。」

魏秀才聽他咕咕算賬似的，不知算些什麼？又不敢問他，只得等他住了嘴，便又供道：「豈知這劉夢花，並不是什麼學校裡當教習的，卻是那個叫做比利時洋行，外國人身邊當細者的。」（役於洋人者謂之細者）。夏老翁一聽失驚道：「這這……這位劉兄是當細者的嗎？快快請起！請起！外國人不用興跪著說話的。」又啣喝差役道：「你們怎不查查明白？這位劉老爺是外洋大人那邊辦公事的。怎好模模糊糊的使得劉老爺跪這麼半天的嗎？地上冷冰冰的，不要受了寒呢。還不扶劉大老爺起來嘍！幸而劉大老爺是明白人，不然同我大老爺為難，我可沒有百十個笆門大似的腦袋哇！」

那劉夢花便站起來，趁勢說道：「小的……」夏老翁忙道：「老哥是貴人，不知前世敲穿了多少木魚，每天裡同洋大人一塊兒起坐。『小的』兩字稱呼，忒覺謙的不在理了。」劉夢花便撥轉口來道：「老父台吩咐，兄弟就遵命了。兄弟在比利時洋東特而基排那裡三四年了。」夏老翁拱手道：「久仰！老公事了！將來兄弟仰仗老哥之處很多著呢。」

魏秀才氣得面皮鐵青，一會兒又變做了臘黃色，道：「這劉夢花原是個滑頭。借了生員房屋住了，把生員的妻子朱氏千方百計引誘心動了，三不知，乾出沒廉恥的勾當來。生員曾經撞破了，便把朱氏訓責了一番。又把這劉夢花趕了出來，不借房屋給他住了。無奈婦女家的心是引壞不得的，一經失了足，那心就收不住了。所以生員趕開了劉夢花之後，那朱氏還心不死，暗地裡仍同劉夢花往來。就是這個老婆子家裡，做歡會之處。方才讓生員訪的明白了，因此去捉奸鬧起來。齊巧老父台憲駕過來。求老父台做主，從重嚴究！」夏老翁聽了，只說：「疙瘩，疙瘩！頭裡不管這閒事，倒也罷了。沒法子，問那老婆子道：「你是何等樣的人家？招留著有夫之婦在家同漢子快樂。」

那老婆子道：「老婦人姓木，兒子在比利時洋行管賬。所以同劉夢花熟識。我們在洋人處辦事的人，就有點洋派。按著中國的律例呢，『犯奸』的一門子，是極重的；按著外國的律例，是沒有什麼要緊的。所以老婦人敢留在家裡呢。」夏老翁一迭連聲的道：「那末……更糟了。這案子，我老實弄不來！」噘著嘴，光著眼，一聲兒不言語。那趙元跪上來屈一膝道：「回大老爺的話，時分差不多要天亮了，請大老爺回衙審問吧。」

夏老翁點頭道：「說得是。」於是交差帶回一千人犯。回到衙裡，第一件要緊公事把二百兩銀子親自鎖在箱裡，忙又找出一包碎散銀子，架起天平，絕平的稱出四兩銀子來給趙元，道：「有言在先。我老爺是言而有信的君子。頭裡說話，不作興致動半個字的。方才何大人賞下來的是二百兩，如今提還你二成，二二得四，不是四兩銀子嗎？我終瞧見了，天平上稱的何等公平呢！銀子你老實收著。我還得同你商量，坎坎帶回來的一案，我看判斷起來倒有許多的棘手呢。那個魏丹仁魏秀才，照例斷是沒罪的；那朱氏同劉夢花『犯奸』屬實。那木氏不應容止姦夫姦婦在家，照例判斷其罪不校但是朱氏，是朱玉春老先生的女兒。玉春先生招攬了好幾件弄錢的事情，並算起來我這趙署事，弄到的兩個錢，倒有一半在玉春先生身上賺下來的。既然他的女兒出了點叉子，好意思不徇點情嗎？可想照不得律例斷哩！至於劉夢花，原是洋大人那邊辦公事的人，我竟沒有權力定他的罪。那木氏的兒子又是洋大人跟前的度度司，若使難為了一點兒，怕不他兒子央洋大人出場同我倒蛋。這種為難的案子，叫我怎樣辦呢？」

趙元道：「果然為難之至。倒是魏丹仁魏秀才，不妨拿他做筏子，不妨拿他做筏子，多少撈兩個。將就了結這案吧。」夏老翁道：「這個怕我想不到。但是魏丹仁既是在癢的，恐怕拿他做不得筏子，萬一合縣的秀才動起來，我也吃不起！」

趙元哈哈的大笑道：「我的老太爺，這麼可以不用做官了。我的老太爺，難道如今的時尚還弄不明白嗎？並且有句老話的叫做『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』，可想秀才雖多，如同散沙一般的沒用。如今更是不同了，一般唸書的酸秀才、臭監生的濟運倒的什麼似的，把學堂裡學生尊奉的天神似的。我的老太爺盡可把魏秀才著實欺負一番，上頭知道顯見得我的老太爺『意在維新、立除頑固』。上頭的心裡先存了我的老太爺是個時務能員，怕不有好處嗎？若是那般酸的、臭的，糾眾鬧事，我們就把他們當做『亂民』辦。一面會合營裡，派兵防禦；一面申發火急文書，請兵痛剿。這種畫圈兒、揩鼻子、鵝行鴨步、『子曰詩云』的怪東西，只會拿著筆兒、搔頭摸腦，眼望著天，那裡會的打仗？只消輕輕的一趕就散了。我的老太爺，這場功勞可不小呢！」

夏老翁撫掌道：「我老爺嘗讀《三國志演義》，讀到孫權說道：『子敬，天所以授孤也』這一句，嘗歎君臣知遇之深，所以成了大事。如今你同我策畫這麼周到，真是：『趙元，天所以授本憲也。』」忙打開銀包，拈了一星散銀與趙元。趙元道：「做什麼給我銀子？」

夏老翁道：「我本當賞你羊酒、花紅，如今彼此實惠，乾折了嗎。」

趙元笑著收了。計議已定，身子疲乏，便倚著炕上打個盹兒。只為成夜不曾睡得，又耽了好些驚恐，著實好睡。直睡到飯後，還不醒來。執帖門上，忽然遞進一張聯名單帖，一排十餘個，都是舉貢生監。趙元瞧了瞧道：「做什麼？」執帖門上道：「光景是為魏秀才一案來的。」趙元道：「魏秀才一案還沒斷哩。他們跑來什麼呢？敢是別的事情吧？」執帖門上道：「不曾問過哩。據一般相公們說，魏某人是在庠的，極該發學看管，不該交差看管，失了體面。所以一般相公們氣不服，因此要拜會老爺。」趙元聽了，冷笑一陣，想道這點點交差看管算什麼呢？還有很失體面的在後面呢。於是喚醒了夏老翁，說明原委。夏老翁「別」的一跳，

想道：這一點點已是同我尋事了。把案子斷出來，一定不得開交哩。便道：「還是見他們的好，不見的好？」

趙元道：「這又何難？老爺索性張些威福，同他們堂見。說得在理，便罷，若有點兒恃眾挾制的行徑，便一個個拿下來打了再說。」夏老爺搖搖頭道：「只怕使不得！真真逼他反起來，不是有味的事。」

趙元道：「老爺膽忒小了。老話頭『膽大有官做』。據我想來，巴不得要他們反起來，就所謂『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』。管他們成功不成功，老爺的軍功平白得了。老爺可知道張相國終算一代名臣了，議者還說印不過是個『章句小儒』，只有幾篇濫調時文罷哩。既沒有一分經濟，一點軍功，入閣拜相，不怕赧顏嗎？老爺將來封侯拜相、功名萬里，就借這點子立一點威武的根基，將來也不敢議論了！」直說得夏婆的心花格格的放將開來。一迭連聲的說道：「說得是！說得是……！」於是馬上喊：「伺候，打點升堂」

三梆已罷，麒麟門大開。夏老爺冠戴升座，十來個舉貢生監心裡納罕，面面相覷。一個為首的舉人姓金，原是膽大妄為，曾經同前任道台翁觀察扭過胸脯，鬧過衙署不止一次。但是終是他理長。又是曾經在八王爺府裡教過幾年書，仗了這點子的勢，所以終沒動他的功名。因此金孝廉的膽愈弄愈大了。夏老爺雖曉得地方上有這個人，並不識面，瞧那聯名單帖又囫圇看過，不曾留心，只不過彷彿有個姓金的在上面。經不得趙元一泡兒的亂說，心都昏了。當時只見一排十二個戴著黃金頂珠的，朝他揖了三揖，分兩班站著。夏老爺便道：「諸位何來？」

金孝廉道：「魏生所犯何罪？老父台請道其詳。」夏老爺一時間回不出話來，但光著眼朝著眾人看，掀了幾回嘴唇皮，只沒話發出來。金孝廉又道：「請父台訓示魏生罪狀。」夏老爺急得沒法，囁囁道：「那個魏生嘎！」金孝廉道：「魏丹仁魏秀才。」夏老爺道：「嘎嘎！就是他？本憲還沒審問呢。知道他犯甚罪呢？」金孝廉道：「父台這便錯了，既是不知他犯甚罪名，何故拘他來呢？並且在學的，是該學師收管。公然交差，任意凌辱，意在何為？」

夏老爺吃金孝廉問住了，開不得口。老羞成怒，便把驚堂木一拍道：「這些人都是造反的！目無官長，集眾要挾，吵鬧公堂。一個個給我拿下，著實打！」兩旁差役卻不敢動手，但答應著「者者者」，終是擱著不動。夏老爺益發的羞怒交加，驚堂木拍得彷彿旺鞭似的響，一迭連聲的只叫著「拿拿拿……」

金孝廉冷笑一聲道：「奇嗎，這是那裡說起？」同一眾學生相公道：「這種野蠻，何犯著同他說話？我們去休，是有說話的去處。」一眾生員划圈兒、揩鼻子道：「豈有此理！真真豈有此理哉！」說著按著方步大踱下來。夏老爺急了，忘其所以。跳下公座，撲到金孝廉身上，一把拖祝金孝廉大笑道：「狗官，敢是討打？你自問比著翁道台如何？」

夏老爺一聽，叫聲：「呵呀！」不提防，金孝廉一巴掌已是飛到臉上來，夏老爺吃著一巴掌，便猛跳不已。同金孝廉對仗起來。金孝廉力大，夏老爺打不過，大呼：「救命！差役們快來救命呵！……」豈知一班差役看見動手打架，早已一哄散了。還是一眾生員勸解開了，也一哄而去。夏老爺喘喘的在地上爬起，一跌一滾來到裡邊，同趙元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」

趙元早已得信，自知鬧壞，這個亂子其實不校而且其勢敵不住金孝廉。便屈一膝道：「回大老爺的話，小的家裡有事，請假三日。看看家裡，再來伺候大老爺，乞大老爺恩准。」

夏老爺慌道：「噢噢！你今番鬧得不了，正要同你商議善後事宜，怎說你要回去呢？」趙元道：「小的家裡其實有事，決計要家去走一趟。小的行李已整頓了。小的良心最好，並不是碰著這個當口了請假。委實沒奈何！還求大老爺恩賞。」夏老爺亂了一陣，沒做道理。齊巧得著苟大老爺的消息，明天可回任，現在已行抵前站哩。夏老爺咋舌道：「怎了？怎了？」趙元道：「這倒好哩。交給苟大老爺去辦吧。老爺豈不脫了干係。」夏老爺道：「怕的是金舉人同我為難嘎！」

趙元道：「橫豎看著吧，弄到那裡就是那裡。如今不論大小事情，終是胡弄局。」說著磕了一個頭，退了出來。把行李鋪蓋搬到一個客棧裡安頓了。盤算道：平心而論，夏老爺委實上了我的當。這個亂子，頂真起來只怕功名還得動哩。我倘若不見機走得早些，無犯著讓他拖下水去。如今雖是脫身了，那末走那一條路便宜？要是回省去……然而四川也沒甚味道。不如真的家去走一趟。前番老表信上說，我那老婆同開元寺的和尚有些不好聽的勾當。趁此機會，回去瞧瞧，也是要緊的事。於是決計回家。那趙元，原是安東省玉州府人。過了一宿，即便起程南下。曉行夜宿，水陸並進，非止一日。有天已到家中，只見那婆娘衣裝首飾比往常顯煥得多哩。就是房屋也修葺得齊齊整整，又添了好些器具。趙元心裡掂掇著，果然靠不住了。然而門面光昌還算便宜。因笑問那婆娘道：「我在外邊混了這幾年，委實命運不濟，找不到好點的事情，多弄幾個。我自己日常的澆裹又不省，所以這幾年沒有寄錢回來。我想你苦了，瞧光景不壞。」

那婆娘一撇嘴道：「虧你還有臉說這些話。你自己不想想，沒有一畝田，只有這一間屋，又不值錢，安心把我餓死了的。如今算我已是死了，各走各路吧！」趙元說那婆娘不過，這幾句輕描淡寫的話，已堵住口了，沒話回答。那婆娘又道：「可惜你不曾把何仙姑討來做老婆，可不是錯過了！」

趙元笑道：「你這句話又是新樣哩，怎麼解說呢？」那婆娘道：「你別裝傻了。你既不肯做王八，又沒錢養家，只好討上仙人放著家裡。那末不用吃飯，一輩子的捱著饑餓，守你發跡了，有的嚼吃嗎？」

趙元笑道：「說來說多終是為這句話。然而常言道：『天上沒有跌殺雞；地上沒有饑死人。』我也老早知道你不用我養活，你……你有本事。吃的油、穿的綢，比我快樂的多呢！」那婆娘聽了，鼻子裡「哧」的一聲道：「罷也。快別說哩，你可別認我是你的妻小哩，不然老實是王八哩。但是替你想，也不能得怪我沒志氣，做出拗味的勾當。雖然……我豈是好意思乾這勾當？委實是出於不得已嘎！」趙元心裡思索一番，果然自己理短，她的理長。只得笑罵道：「怪猴子，惹你不得，我不禁汝汝其母恐。」那婆娘作嬌聲媚道：「老娘怕你嗎？若然怕你……」

趙元笑道：「嗚嗚嗚，那裡學的浪蹄子樣兒嘎？」調笑一番。那婆娘同趙元商議道：「你還是外邊去混幾年。家裡你不用瞻顧，你且還在外邊，倘有緩急，我同你設法就是了。」趙元笑道：「俗語說的好：『頭上黑鐵塔，家裡結實煞。』真真說煞不錯的。我也仔細你的意哩我在家中，你好多的不便宜。但是我如今一時頭裡找不到主人，怎麼好呢？」那婆娘沉吟一會兒道：「沒法子，無非同大和尚商量去。」

次日，那婆娘換了一身豔服。借著燒香為名，一徑來到開元寺望大和尚。大和尚一見那婆娘，把脖子一縮，舌頭一伸，道：「聽說你的正主兒回來了？所以『僧敲月下門』的一句詩，不敢高吟了！」那婆娘含著笑，攜了和尚的手，一同來到和尚房裡，仔細說了原委。那和尚拍手道：「事非偶然也。巧極，巧極！東廂裡寄寓的雲大老爺，因為省裡公舉他做叫什麼的公議局議員。到省裡去上任，路過這裡，病了五七天，如今好了，立刻要動身，只沒個能耐的底下人，又要精通官場體例、識字、做稟帖，件件須要去得過。叫我和尚那裡去打這麼樣全才的人呢？所以又耽延了兩天哩。你的正主兒，豈不是件件都去得過嗎？」

於是叫那婆娘上炕燒鴉片煙消遣。那和尚便帶上門，到東廂來找雲大老爺。要曉得這雲大老爺是個什麼東西呢？原來姓雲，號叫壽祥，何州府學生生員。很有兩個資財，棄做當商董事。這雲老爺花了若干銀兩，捐了一個同知頭銜，便又假棄官場，自命紳士。那些捧熱的便公舉他商會總董。他又弄了些子「講章時務」的書籍，一部《清議叢報》、十六本《時務興國策》裝了一肚皮。因此一張口便是「維新變法」。大家聽他的談吐迥異尋常，認他是個「現世的奇才」，只是天神似的尊奉他。他又發起了一個什麼學校？什麼醫院？因此「雲壽祥」三個字，轟然一聲，彷彿放了一個大驢屁似的響亮起來。

至於省裡撫院三司，都知道何州府地面上有這個人物，所以省裡試辦個公議局，就舉他做個議員名目。於是興與頭的到省裡去。路過的去處，很有幾個團體邀他演說。他又自命為「演說名家」。大抵演說的一道，都是慷慨激昂、痛切時機，把忠言諫論發揮出來。這雲老爺卻又不然，終是詼諧調笑，鄙俚粗淺之詞。做個譬喻：他曾經研究外交的秘訣，演說合來最是惹人拍手的。他說，外交很容易辦，而且處處得佔便宜，只消蒙了一副妓女的面皮，把各國使臣拿做嫖客看待。幾曾見嫖客得了妓女的便宜去？這

是無上高妙的秘訣。這套說詞，已說過了十數遍。

那一天到了玉州，也是商會禮請他演說，因此借住在開元寺那裡。不料，接風筵席忒豐盛了些，他便貪了些口富。半夜肚子裡作怪起來，上吐下瀉，病了幾天。想起身邊沒個懂得同官場往來信札體式的人，到省去老大不便，想請位老夫子專司其事，只怕費錢。聽說官場中原有書東二爺的名目，因此托大和尚舉薦這個人。恰好湊巧，大和尚便把趙元薦了。雲老爺問了趙元的底細，著實歡喜，這是的確的在行老手，很是妥當，以為得人有慶哩。

過天，便帶了趙元一同起程，向安東省城進發。一日到了省裡，就在孩兒巷沈聿人家中住下。那沈聿人同雲老爺是姨表弟兄，是個鹽務中闊手，正夫人是填房，不過三十來往年紀，有七八分的人才。頭裡原是聿人看上了眼娶的，所以不嫌他家門戶低下，十分遷就。原來這位夫人的娘家姓雷，是個屠戶人家。當時呢，聿人自然是十二分的寵愛，把六位姨太太一齊冷了。自從去年，在上海娶了寶樹衛謝家的謝蘭雲做第七位姨太太，於是只有七姨太太是命根子了。把雷夫人賤也沒工夫賤他一眼。

雷夫人原是操刀屠戶的女兒，有甚骨子？成日家在城外湖上招來晃去乾些什麼。原來聿人湖上原有所別墅，喚做「橫塘」。雷夫人索性住到別墅去了。聿人也沒工夫理會他。很有幾個關心的親友暗暗的同他說，雷夫人的聲名很有點不雅致呢，還是叫他回來一塊兒住，別放他住著別墅裡。聿人聽了，只是憨笑。

雲老爺雖是沒有見過雷夫人的面，然而卻也仔細雷夫人的一段情老。又想起七姨太太是上海的名妓，仗著自己的人物風流，面皮俏潔，雖非年少，也不過「六六鴛鴦」之數，卻非年老。於是，此番借住他家，心上原有個主見。這且不說破他。

但說雲老爺一到省裡，頭幾天非常忙碌，先是上院稟見撫台，撫台姓乜，最講新法的。就是這公議局，原是乜撫台的主意與頭開辦。曾經同藩台商量，豈知藩台未方伯的性質新學家的說法叫做「恰恰成了個反比例」。未藩台不但頑固，而且迷信極深。他上房裡供著三尊神模，中間的是南極仙翁老壽星的神模；左首裡借的是福星范丹；右首裡供的是祿星石崇。每天早起身，用陰陽水洗了臉。什麼叫做「陰陽水」呢？江裡挑起的水，叫做陽水；水掘地得泉，便是陰水。把陽水燒得沸滾，再把陰水沖下，衝到溫和恰好的地步，那末盪在盤裡洗臉。問他這陰陽水洗了臉，有什麼好處？他說：這陽水性質太剛，容易決裂，純乎陽水洗慣了臉，臉上就樣樣擱不住；至於陰水的性質，又忒柔和了，容易拉面皮，純乎陰水洗慣了臉，臉上就樣樣擱得祝這兩種面皮俱非因時制宜的利器，所以把陰陽兩水攪得均，剛柔相濟。洗慣了陰陽水的臉，便彷彿橡木似的能耐哩。

比如，如今的戰艦，發明的完善很哩。拿橡木包裹了，炮彈就打不穿。鑿開了船底，也不會立刻沉下，來得及修補。何也呢？橡木的性質原是輕而上浮的。所以把陰陽水排日價洗擦，成了一個橡木性質似的面皮，官位也只會升上去，不會倒下來哩！然而搭配這陰陽水，也要悉心研究各處水性。頭裡在山東、河南做知府，用黃河的水做陽水，同陰水各半，不上一年升道台、署按察，一路順溜的了不得。及至調補湖北按察使，一做五六年沒有一點好處。須知按察使頂苦的缺，經得起五六年不動的嗎？於是委實的推測不來。後來才知道，長江的水性，比黃河的水性差一個成色。黃河流急，性質便硬；長江流緩，性質便軟。所以不中用。於是陽六陰四搭配起來，洗了不到半年，就升到這兒來做藩台了。可知一些兒糊塗不得。如今這兒的水性質最硬，只用陽三陰七，光景撫台就在眼前了。這是未藩台洗臉水的格致功夫、秘密訣竅。那怕同他怎地知己要好，他老人家斷斷不肯傳授這個秘方來。

且住，做書的不是在那裡搗鬼嗎？既然未藩台不肯傳授這秘方給人知道，做書的怎會知細，編入書裡來呢？豈不是明明搗亂嗎？且不慌，聽做書的慢慢說。做書的頭裡也不知道，及至不高興手版腳靴的混飯吃，跑回家去抱抱孩子，過些安閒日子。有天聽得轟轟的傳說，新到了個相面先生，有十二分的本領。做書的便去找他談談相理。據他說同未藩台是老朋友，未藩台沒有發跡的當口，天天一塊兒玩的。就是陰陽水洗臉的方法，原是這相面先生教導他的，不過不很精通。未藩台就研究出原理來，所以十分靈驗。並且休要看輕這相面的先生，他身上也捐過候補知縣。這會子未藩台做了藩台，想起頭裡的交情，便改省過來，終有點好處。豈知未藩台不理他。他便氣昏了，仍舊乾這相面的營生。把陰陽水的方法在外邊高談闊論起來。未藩台忽然醒悟起來。連忙掛牌叫相面先生署理某縣。相面先生又感激起來，便不肯說這陰陽水的一句話了。坎坎的只有同做書的一個兒說過，沒有第二個人知道。

做書的立心最好，但願一般做官的一個個升官發財，走順溜兒。既然得著了這種秘方，自己又沒用處，情願傳佈出來，公諸同好。一般做官的兄弟們讀到這卷書，受益無窮，豈不是開卷有益嗎？閒言少敘。且說汝藩台每天裡洗臉之後，便穿了衣冠，朝著福、祿、壽三星神模，恭恭敬敬須拜二百四十拜。命兒子、姬妾們站著旁邊同他數，磕一個頭，數一個。若使數錯了一個，那是罪孽深重。要弄得個不得開交，打兒子、姬妾們，打得個半死。他老人家磕頭又極講究，大約一分鐘時間，坎坎磕四個頭，直須足足一個鐘頭才得磕完。才他老人家的正經功課，一些兒推推不起。

那一天，乜撫台同他商議：「立憲的基礎，這公議局第一要緊，增進憲民的資格收效最速。老哥可從速籌這開辦公議局的經費來，別讓別省裡先辦了，搶了頭功去。使得裡頭知道，我們辦新政最頂真呢。」

未藩台先是老大一個不高興，便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，司裡想來裡頭的意思，不過把立憲……立憲的一句話說說罷哩。不過哄著百姓們要立憲了，將來有些兒的指望。其實外國可以立憲，我們中國斷斷不可以立憲。」乜撫台道：「老哥何所見而云然呢？」

未藩台道：「這原因很是複雜，一時也說不了。等司裡回去做個說帖，請大人查照就是了。並且司裡也沒餘款，決計籌不出這經費來呢。」

乜撫台聽了，一面孔露出不自然的顏色來，便不理他了。同釐金局、官錢局的兩位老總商量提兩個款子出來開辦。那兩位又拉上了銀元局、官錢局的老總出來，湊了兩萬吊錢，作開辦公議局的經費，倒也綽乎有餘了。於是咨部外案，公舉十二位紳士當議員的責任。這議員的權力非常重大，如今各省都開辦了，大家也知細公議局議員的真相，不用細說了。雲老爺便是十二議員之一。開宗明議第一章，便議出一個路礦的問題來。雲老爺便道：「這路礦，果然是富強基礎，第一著眼的要件，須得開個演說會，演說演說其中的原理，使得百姓都明白了。然後大家一心才有收效。」那十一位議員都拍手贊成。公舉雲老爺為演說員。還且這演說一門子，只有讓他漂亮，別人老實就說不會，也沒有這副老面皮在大庭廣眾之間拉長了嗓子，亂叫一泡，不管吃識者暗笑哩。

那一天，便是演說的日子，就借了鄂廟裡，搭了演說寺。倒風動了好些人團團圍住，伸長脖子聽他老人家演說。雲老爺瞧著，直有幾千人，螞蟻似的擠著。他著實得意。至於演說家的注意，同唱戲的彈唱《倭袍記》的、平話《三國志》的這麼幾種人一樣的性質，聽的人越多，面上越有光彩，名聲越是紅亮。所以當雲老爺當日登台演說，聽的人多，直樂得他臉上裝了金似的一般體面。他便得意洋洋的跳上演說寺哈哈腰，便頓開喉嚨怪叫一聲道：「哈哈，諸君，諸君，可知我們中國做現世國民的幸福嗎？向者我們中國是世界上第一等專制政體的國度。大凡國民蟄伏於專制政體之下，要算第一等的苦惱。彷彿奴隸似的，沒一些子自由的權利。如今大開海禁，萬國交通，歐雨美風，■■東漸。聖人在上，君子在位，乃知變法維新，改革舊俗，凡我神農苗裔，脫除專制的毒箴，受享自由的特權。要曉得我們的乜中丞創辦公議局的性質，是在那一方面呢？就是要使我們中國的同胞，人人有國際交涉的權力。豈不是我們中國的同胞從來未有的幸福嗎？壽祥不才，謬忝議員之外，於是數陳管見，願諸君協力同心，俾得管見所及，決計實行。將來的便利，著實不淺呢！如今最要緊的是路礦問題，我們安東全省的路線、礦差這兩項，關係國家命脈的問題，斷斷不可借外款興辦。若使借了外款興辦起來，損失利權是小事，倒是國際上關係非輕。但願諸君自今日起，要曉得我們中國的物產，只有我們中國人可以開採。如今鐵路已築到十分之四五了，光景以後也不致於息借外款哩。但是礦產的一方面很是有人說，某某等幾個人主張或租、或賣給外人開辦。咳！■鉛筆■階紙現■馮■旆■狄何慄要？諸君想呢，借人家的錢做事情，這事權還是自己拿著；若說租哩、賣哩，竟是別人的物產哩。這種損失委實的難以言語形容哩！「列位諸君們，今日聽了壽祥這一席話，凡是有血氣者，想來終得贊成管見，請諸君們贊成者舉手。」

一言之下，只見千百隻手一齊舉起。雲老爺便哈哈腰，一臉子的得意色，跳下台去。只聽得「叮噹、叮噹」搖了幾搖鈴，便散會了。雲老爺一乘轎子，飛也似回到孩兒巷沈聿人家中。只見聿人在書房中陪著一個洋人說話。一見雲老爺回來，聿人道：「來

了，來了。」雲老爺便含笑：「這位就是極克生先生嗎？」聿人點點頭。雲老爺便搶步上前，同極克生先生拉手。那洋人極克生卻是一口中國語，也陪笑道：「閣下就是雲壽祥君了？久仰，久仰的很！」雲老爺連連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慚愧，慚愧！久慕極老先生。」說著把大拇指一伸道：「是位那麼溫。」拉手一罷，彼此入座。」

極克生開言道：「兄弟的意思，沈君想已轉致雲君了。」雲老爺忙欠身道：「承蒙老先生不棄，當兄弟一個人看待。所委之事，兄弟竭力報效。不是兄弟說尖狂話，敝省的大權卻在兄弟一個人手裡。兄弟說衷以，事體就成功了；兄弟說不可以，那怕中丞已經答應了的事，兄弟不答應，在當中作梗起來，休想成功。噯！貴國是非專制政體，最知細議員的權力無限呢！」

外國人最擅長和調的，極克生便笑嘻嘻的道：「可不是嗎？兄弟到貴省來了，也好多年了。通省的礦苗都考察過了，心裡愛的要不得。那一天不想求讓幾處，試辦試辦。何奈貴省裡頭沒一個可以同他談談的。今兒一聽雲君舉了公議局的領袖，說也慚愧，只是歡喜到睡夢裡笑醒過來哩！雲君這麼文明經濟，休說貴國沒有第二個，就是歐美大儒，羅蘇卑時墨，也沒有雲君這麼的老到噯！兄弟不是當著雲君的面，故意說得好聽。就是敝國的新聞紙上，也說貴局裡雖有十二位議員，然而只有雲君一個人才有議員的資格。雲君若是不信，兄弟明兒檢出這一份新聞紙來，請雲君過目呢。」

雲老爺連連謙遜道：「這是貴國的新聞記者，忒過譽人了。」那洋人極克生正色道：「雲君不是這般說的。敝國新聞紙上的首論關係最重，怎肯過譽人家半個字？敝國的制度，大凡當新聞記者的一席，非同兒戲，須得品學兼優，熟悉各國的時勢行政的人物。識見老到、評論公平，還得文部省頒給文憑，方得充當責任。而且閣部成卿退歸林下，主持新聞筆政，也是有的。可想新聞記者的尊重了。不意貴國新聞記者，顛倒黑白，淆亂是非；賄賂公行，壞人名譽，倒是一等的本事。社會上不但沒有享受一些兒報紙的利益，反而受害倒不少淺呢。不是外洋人歡喜糟蹋貴國的人，貴國的人其實也不須我們外洋人糟蹋。原來貴國的人，那一門上不是自己糟蹋自己噯！「即如新聞記者的一席話，我們外洋恰才不是說了，要算社會上第一等尊貴的人物。你們貴國的人，不是把新聞記者喚做什麼『讀書的強盜』哩？『斯文的流氓』哩？這不是我們外洋人故意糟蹋你們貴國的。然而貴國的新聞記者有點兒品行的呢，只怕也尋得出兩個來。然而兄弟來到貴國，好算得久矣了，交接的人，也算不少了。當新聞記者的，也大半會過來。」說到這裡，搖了搖頭道：「有品行的，委實沒有會過一個。倒很見過幾次讓巡捕房裡捉了，同上等的罪犯一塊兒牽了，解到公堂去請訊。這是沒體面的極了。大約貴國行政官的眼光裡瞧下來，也不過『讀書強盜、斯文流氓』的看待罷哩。這麼著，倒不如索性所報紙的一個道兒滅了，那便耳裡眼裡不是清爽的多嗎？還有一件最詭異的事，老實說，我們外洋報紙發達最早，稀奇古怪的歷史並不是沒有的。然而這個怪像，只是聞所未聞哩！」

雲老爺聽著極克生說得鄭重，忙問道：「那麼的怪狀呢？」極克生笑道：「不多幾天，不知那裡寄來一份報紙，載著一條新聞，卻是有個堂班裡的姐兒，吃那一家報上說了幾句閒話。那姐兒便告到當堂，說『污壞名譽』。居然報紙發封，奪去版權。過了幾天，又見報上載著，有個記者吃一個姐兒告了，把記者判了拘禁的罪。不知道前的兩載是一案呢，還是兩案？這麼看來，足見貴國的新聞記者，還比不上一個姐兒的體面呢！」

雲老爺聽了，無言可答。但說：「老先生不知道，敝國的報紙原分出兩個界限來的。那些小報呢，果然有幾個不雅致的人混在裡面。若說大報呢，都是明白事體，愛惜名譽，沒有不體面的事幹出來的。老先生別忒看低了他們。而且也不可一筆抹煞了人。」

極克生道：「雲君說的是。不過我們外洋人，只認是凡是報界，大概一個樣兒的，卻不道分出大小來。這是閒話，我們休要說成是。」雲老爺道：「老先生說的是。老先生所委的事，等兄弟斟酌斟酌，明日兄弟過來回話。」

極克生道：「諸事拜托雲君了。明天兄弟恭候大駕。」說罷，握手而別。雲老爺便把書房門掩了，同沈聿人商議道：「極克生看中了牯生嶺一帶的礦產。到底據他圖樣上算起來有多少方裡圍圍？」聿人道：「我昨兒晚仔細上算過了，東西裡有八十多里開闊；那南北裡很了，跨著兩府的地面，光景有三百七八十里的長。」雲老爺舌頭一伸道：「我們忒煞馬虎，這許多地方，怎地只開了五十萬洋錢呢？」

聿人道：「原是呀！頭裡我估算著終在一百里之內。及至細算起來，竟有這許多了，所以方才我變個法兒同他說了。我們講多少錢一方裡，講定了丈見算數，豈不是兩不吃虧？也不要限定在這張圖樣上的四址，但憑他伸縮，倒也使得。」雲老爺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外國人最多的是洋錢，他索性把我們安東全省的地方一氣買了，難道叫我們安東全省的人掛著空裡嗎？」

聿人笑道：「你真真枉恐！還說是個議員？你道同我們買人家屋子一般的要出屋交價嗎？把這地面賣與他了，便要這地面上的百姓趕開了，拿他的錢嗎？」雲老爺道：「不是這樣，是那樣的？」

聿人道：「賣礦又不是我們安東第一個，別省裡也不知賣了多少哩。但不過賣的是礦裡的東西呀。等他們礦裡的東西開了出來，這地面原是我們的。綜而言之，不過許他們來開礦就是了。」雲老爺拍手道：「噹噹噹！是這個樣子的……」說著又低著頭沉吟了一會兒，冷笑道：「咳！如今的人都是飯桶。」聿人道：「何以見得呢？」雲老爺道：「你且不要問，看我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來。」

聿人也不問了。雲老爺開了書房門，眼看看天時還早，便一個兒踱出門來，瞻望了一番。信步出城，來到聿人的別墅找雷夫人。原來借著遊玩別墅的題目。同聿人來過一回，雷夫人也曾見過。恰好雷夫人的一個心腹丫頭，喚做柳兒的在門前。雲老爺假意道：「你家老爺可是在裡面了？」柳兒認了認道：「噹！雲老爺，我們老爺沒有來呀！」雲老爺道：「噯！今兒早上同我約定在這兒的。我有事，耽擱了一會兒，所以來遲了。怎地還沒來呢？」

柳兒道：「既然這等說，雲老爺等一會兒看，作興要來的。」說著引了雲老爺到了廳上坐了。指望柳兒一定報與雷夫人知道，雷夫人一定出來相見。豈知一坐，坐了一個時辰，柳兒的影子都不見。煙茶兩事都沒有。看看天空已黑了，沒奈何，只得起身回去。已差不多夜飯的時分了，聿人卻有人請去喝酒了。雲老爺一思想道：「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未始不可。七姨太太倒混的熟了，不時的跑到書房裡來的。倘使這會子恰好撞出來，不妨試一試看。想來是個婊子出身，有甚煩難？直等到吃過夜飯，七姨太太偏不出來。雲老爺道：「唉！我怎地倒運，跑到別墅去？想使個雷夫人的手腳，晦氣吃了一盤冰塊。同聿人一塊坐時，七姨太太不時的跑來，機會到了，影都沒了。可不是我的苦命。一個兒在書房裡踱來踱去，合算起來怕不跑了十來里路。將近二晚，只聽得咕咕咕咕的小腳聲音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從盤弄裡盤將過來。雲老爺側著耳朵細細一聽，這腳聲不是七姨太太是誰？卻聽的熟了。忙打起簾子望去，燈光之下，只見七姨太太捧著一支煙袋，一路吸水煙，吸將來，離書房不過十來步了，忙堆下笑來招呼。只聽見一陣碌亂的腳步聲從外面直衝進來，又聽得轎子放平的聲音。原來沈聿人赴席回來，已八分醉了。也不進書房，一直裡面去了。七姨太太也聽著家主回來，扭轉身軀，急忙的回去了。雲老爺暗暗的一跺腳道：「那一天不是三更四更才得回來；今兒這時分卻回來了。七姨太太早點兒又不曾跑出來，直到這時分，恰恰的來了。你想呢，這時分跑出來，又明知聿人不在，不是有意而來的嗎？既然如此，真所謂『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』，大凡是我一方面的癡心妄想，那末累堆的只消他有一分意思在我心上，這就容易了。一肚上的沒興頭，只得睡了。次日一早起來，便上院去稟見七撫台，面獻條陳道：「議員於財政上頭想出一條絕妙的計較來哩。特來稟呈，請大帥的示。立刻興辦，以舒財政。」

當時恰好與未藩台一同進見的。七撫台瞧著未藩台，笑道：「老哥，還說公議局是無利有害的道兒嗎？這會子不是會議局替藩司衙門出力幫忙了？」未藩台聽著財政上頭的條陳，心裡也覺高興。便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七撫台又陪著笑臉對雲議員道：「請教，請教！」

雲老爺便道：「如今財政杜窘，一大半是為了洋人的賠款，平空發增兩百餘萬的出款。這個還是我們的安東一省而論，已有如許之多。至於籌款的一道，終不過在百姓身上撈兩個，除了百姓身上撈兩個，還有第二個訣竅嗎？並且百姓多出一分錢，官吏多一分中飽。即如我們安東一省，發派賠款二百八十三萬有奇。然而百姓歲輸此款，只怕不止五百萬金。大帥明鑒，如此民窮財盡之

際，還禁得住這麼的浮收苛斂嗎？所以近來年，不但是我們安東的百姓，氣質剛勁，雖於羈勒，屢屢鬧出事來。即如江南一省，號稱財賦之區，民氣最為文弱，也很不平靜呢。常言道：狗急跳牆，人急跳梁。就是這個緣故。」七撫台聽了不禁肅然起敬道：「這是探本窮源之論也！老哥必有妙法以斡旋之。」

未藩台也和著調。雖是不歡喜公議局辦事的人，然而這篇議論，委實堂堂正正，大有拯民水火之概，安得不心服呢？只見雲議員又對著未藩台道：「恰才議員所說，百姓發輸賠款，在五百萬以上，這不是議員臆斷之言。方伯是責任所歸，自然仔細的。」

未藩台聽說，暗吃一驚，想道：原來終根結蒂同我倒蛋，那是不怕。便道：「這是關道所司的事，與兄弟何涉呢？老兄這藩庫是皇上家的藩庫，兄弟不過猶如財神菩薩眼前的財童子罷哩。前任怎樣移交，後任依樣葫蘆，怎樣接管。況且兄弟到任以來，日子雖淺，然而也有百十天了，藩庫裡頭從不曾見過一個元寶。道庫的報銷冊子也沒曾見過，有甚元寶寫在高頭。」

七撫台聽說，不禁啞然一笑，對雲議員道：「我們談吧。」雲老爺也笑了一笑，便扭轉身來朝著七撫台道：「議員的管見實行起來，竟可以把外國人的賠款、借款，前前後後一筆還清。還有富餘，可以開辦一切新政之用。造艦、練兵也籌得出款來。安東是窮省分，尚且如此，何況富饒的省分哇！」

七撫台不禁直站起來道：「老兄當真有這樣辦法嗎？」撫台站了，藩台不得不站起來。然而碰了個釘子，滿肚皮的不高興。但聽他口出大言，必有奇計，眼瞪瞪的瞧著雲老爺說些什麼來。只見雲老爺也站著說道：「議員籌之再三，唯有把全省的礦產賣與洋人，這筆價錢非常之巨。議員沒有把握呢，也不敢說。議員已經同洋人接過頭了。頭裡洋人的主意狡猾的很，毛團團開個四指，同議員議價。議員覺著吃虧過大，因此翻然變計，同他說若干錢一方裡。議員想開價是三千洋錢一方裡。只消把全省的面積算準了，比如還可相讓些價錢，那就更容易出手了。好在賣礦的一道，所賣者不過礦中之手。地面原是我们們的，所以並不要百姓遷讓。一經開過了礦，洋人便不許存頓了，依舊趕他們回國。所以，議員想想，著實好笑。這麼眼面前的計較，內外臣工，終見不到，可不是飯桶嗎？」

七撫台聽了，耳目口欠了幾次，倒身坐下，好一會兒沒有言語。未藩台揶揄道：「果然是『鴻謨碩畫』。不知道從前訂約大臣是何意見載在禁約之中？真真俗語說的『自搬磚兒自壓腳』了。」雲老爺道：「可不是嗎？兄弟所說的飯桶者，即此人的作俑也。」七撫台明知這人一定在那裡盜賣礦產哩。便道：「老兄是公議局議員，依例議定辦法，宣佈大眾。議決了，咨文過來，兄弟是從眾的，沒有不依的。」

雲老爺興頭得了不得！匆匆下院。一直去找極克生道：「中丞答應了，要五千洋錢一方裡。要買，索性把全省的地面一起買，零星是不賣的。」極克生聽了，吃了一驚，想道：那有這種辦法？即使撫台糊塗，部裡不見得也糊塗的，即使部裡同撫台一樣，只怕百姓不依，豈不是在那裡做夢嗎？想罷，便道：「雲君光景同撫台商量了來的，兄弟感激的很。但是雲君可拿得穩？我們外國人做事，到半中間若要翻悔，是不作興的。」

雲老爺聽了極克生似乎有點不相信他的意思，便大不自然起來。正色道：「老先生笑話了。兄弟雖是拖著一條髮辮的人久矣，吃你們外國人瞧不上眼裡的一般兒。然而老先生別把拖辮子的人一概看煞了，兄弟不比別個作事不牢靠。老實說，兄弟是一點一划，說一是一，從沒有搭漿人家的事。不然安東一省的人，也無千無萬，比兄弟名望身家體面得多的大人先生、碩商大賈，也不知多少，怎地單單公舉兄弟當公議局的議員呢？雖然公議局的議員不止兄弟一個，攏總有一十二位呢。其實除了兄弟以外的一十一個，不過唯唯諾諾充個數兒罷哩。只看大凡不論大小事情，中丞只有同兄弟一個兒商酌。這麼一想，兄弟的價值，就可想而知哩！」

極克生見他大言炎炎，差不多動了氣了似的。但凡言大而誇的人，頂靠不祝況且這件事關係何等重大！倘使事體歸根結蒂仍然是個不成功，倒落個樣兒在外邊，各國知道了，決定要多句閒話。這件事體，各國最注意的事體。將來纏枝繞葉的，纏繞到國際交涉上去，委實是我們違背公法，倒有點兒吃不祝看這雲議員，是不懂交涉的辦法，沒瞧過約章的內容，不好馬馬虎虎的同他議決。便道：「雲君，這不是玩的事，更不是使性兒的道兒。貴省裡呢，卻是兄弟在這兒開端。然而別省呢，交涉過不止一次了，是有成例可援。雲君，別省裡辦成的案由，雲君想是仔細的。」

雲老爺道：「這個倒沒有仔細。至於敝國同貴國訂的約章，也不過聽人家說。然而我們辦我們的事，別省儘管別省，與敝省卻無涉。這許多通是閒話。坎坎中丞說的，每一方裡實價洋銀五千元，並不曾討的虛價。老先生精明很的。敝省礦苗，老先生也考察的精透了，比別省不壞呀！很不壞呀……！」

極克生聽了，不禁鼻子裡「啾啾」的笑起來。又沉吟了一會兒，道：「雲君，兄弟只得老實說了兄弟委實沒這膽量同你老人家交涉重大事情。你老人家真真胡鬧，一點事情找不到。兄弟也沒工夫同你老人家瞎纏。」說著伸過手來同雲老爺拉手。難為雲老爺這個格式，倒明白在肚裡外國人的拉手，就是中國官場舉茶碗的講究，意思催他動身了，還算他自知之明，這種交道，委實不很明白。外國人既然說印胡鬧，諒來內中還有些錯了。姑且同聿人去商量的再說吧。於是同極克生拉了拉手，辭了出來。一迭連聲的叫轎夫：「快快跑回去。」

轎夫也莫名其妙，只得捨命奔……那消一刻工夫，已奔到孩子巷。只見沈家門首停著一乘綠呢大轎。一徑回到書房，只見擺著一桌齊整的筵席。雲老爺瞧了一瞧，擺的是金檯面。恰好七姨太太拿了一把金鑲的珊瑚筷子出來，雲老爺彷彿天上掉下夜明珠似的，忙陪笑道：「七嫂子，今兒請誰吃飯呀？」

七姨太太一面調排箸筷子，只把嘴兒朝著那裡一努。雲老爺道：「好唔。那客是誰呢？光景是位觀察公。」

這個當兒，恰好眼前沒人，七姨太太悄悄道：「昨兒晚上聽到了一件奇聞，剛要找你說，恰恰的不湊巧，他回來了。這兒沒得多暇工夫同你談天，停會兒飯罷，我要湖上去玩一趟。在菩提庵妙師父那裡等你。橫豎阿繡小丫頭是我的心腹，什麼都不用瞞他。你記准著，不要誤了。那就沒找處這種好機會哩。知道嗎？」

雲老爺這一喜，直喜糊塗了，說不出話來。只有答應著一個「是」字而已。及至七姨太太回裡邊。雲老爺一想：我索性避過了，省得要我陪客，糾纏不清，怕不誤了大事。我說七姨太太舉動之間，頗有留情於我。就是昨兒晚上，他原有意來的，倘使聿人遲一步回來，什麼都乾出來哩。停兒尼姑堂裡不知怎地，少不得先要預備著，別要「初世為人，就丟了魂」。想罷，換了一副新樣的衣服，交代趙元道：「假如沈大老爺找我，你說有人請吃飯去的。」

趙元答應了。又道：「老爺，那件礦產的公事底子，家人已擬了。請老爺過了目，就好繕寫起來。」雲老爺道：「這件事還不妥當，內中的情節只怕弄錯了子接榫哩。」趙元道：「家人前兒在川裡替隨大老爺騰寫過一回的，家人記得清清楚楚，卻是這個樣兒的。大約各省終是一樣的。」

雲老爺道：「這兒沒工夫同你說話，再商量吧。」說著一徑去了。出了大門，在街上亂撞一會兒。想要找個大藥房，卻沒這樣的招子兒到眼裡。沒法子，陪個小心，向一個篋頭鋪問了一個信，依著指示的去處找去倒有五七家大藥房排列著。雲老爺想了一想道：曾經在報紙廣告上見來。似乎「屈人氏火藥房」的藥丸，最穩當。於是老著面皮花了銀元兩個，買了一瓶，放在懷裡。又隨意吃了一頓飯，迄灑走去。不覺出了城關，沿著湖堤那個菩提庵，不知在那裡？正在沒做理會處，只見湖裡搖過一隻游船來。雲老爺瞪著眼瞧，那游船裡彷彿是個女子，於是盯住了瞧著……一會兒，已到面前。船裡的不是別人，恰恰是七姨太太同著阿繡。連忙拍手招呼。七姨太太也瞧見了，篷窗裡探出頭來，含笑著向那邊指了一指。雲老爺便沿堤岸，按著所指之處走去……不過五七十步，那菩提庵卻在面前。一會兒，七姨太太的船靠了岸，阿繡扶著上來。且不說七姨太太約著雲老爺到菩提庵來說什麼的新聞。且說沈聿人在家裡請飯的是誰？原來是聿人前妻的兄弟張慕橋張舅爺，此人是外君子，而內小人。一味的謹慎謙恭，所以沒有人說印不好的。原是戶部郎中，外放劍南道，路過安東，因此探望姊夫。聿人本來同這位舅爺不很說得來，這會子一是遠道而來，再則升了

官，所以格外討好些。吩咐廚房備飯。那金檯面，並不是聿人的主意，原是七姨太太的討好。橫豎是他掌管之物，便拿出來擺了。大概是當妓女的出身，愛體面是普通質性，不管事情兒行的得當不得當，盡著鬧去就是。然而今天七姨太太擺出金檯面，也不好說她純乎是胡鬧，不過尋常便飯，大可省得。一時沈聿人陪著張慕橋張觀察飯畢。慕橋是頂周到的人，一定要見見填房阿姊。聿人吃他纏不過，只得陪他湖上別墅來請雷夫人的安。這一來，倒來的不好，惹出氣來了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